

青淵文庫
第 一
冊 號 架

人物志
文心雕龍

一之四

第十一

四十五

人物志



讀本記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
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
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覩其真也惟
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
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

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
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
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
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
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

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
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
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
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
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

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
君子得之爲治性修身之樞栝其効
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
良金美玉簠簋一啓而觀者必知其
寶也晉阮逸撰

人物志目錄

卷上

九徵

體別

流業

材理

卷中

材能

利害

接識

英雄

八觀

卷下

七繆

效難

釋爭

目錄終

人物志卷上

魏 廣平劉邵著 劉昞釋篇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卽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

和則中粲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
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
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
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
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
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
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

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
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
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
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
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矻火之德也雖
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
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質亮直
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
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

動業業踰踰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
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
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
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
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
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慈然以端勇膽之
精曄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故勝
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
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

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旣備包以澹味五質
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
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
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
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
慘懔之情在於色哀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
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欬外朗
筋勁植固聲清色懔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
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

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

體別第二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鹹淡而不醎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

爲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畧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

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懾而以抗爲劇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爲恇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愼於爲義而以勇爲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

護而以辨爲僞強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爲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爲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爲疏美其愼是故可與深慮

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昭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爲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爲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第三

三材爲源習者爲流
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

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高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

怨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
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
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
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
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
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
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
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
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

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非人臣之任也主德不
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
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
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
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
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
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
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

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畧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能

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頽灼而徹盡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
則精識而窮理卽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
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
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鏘而愉悅審精
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
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
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好
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壞壯案清道

則詭常而恢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爲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
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似
若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
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
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倚蹠實求兩解
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
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
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

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
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傷無聽達
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
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
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
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
辭構矣善攻彊者下其盛銳扶其奉指以漸攻之不
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
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

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
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爲難論以爲難論則忿構矣
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化還不善難
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
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
相制止欲人之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
則以爲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凡
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
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

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
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
入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
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
有異目矣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
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
謂之瞻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
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
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
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
明包衆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
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
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媮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
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
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
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
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人物志卷中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

也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
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
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
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
從之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
事使人譴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
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
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
任爲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

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家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人事
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
合之政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
任爲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
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王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威猛
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
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

短於爲一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

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爲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爲能君以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能不同故能君衆材也

利害第六

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已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進旣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

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爲世之所貴法
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
嚴而爲衆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已試也爲上
下之所懼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爲羣枉之所
讐其爲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術家之
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
且立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爲明主之
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爲業
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

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矣已達
也爲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
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爲業也諂而難持故或先
利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
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其功
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其爲業也峭
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
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已達也爲官
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

其爲業也細而不泰故爲治之末也

接識第七

推已接物俱識同體
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已
觀人則以爲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爲不識也夫
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
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爲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
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爲度
故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術謀之人以
思謨爲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器能

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略之規而不知制度之
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而不貴
法教之常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
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
砭之明而不暢侖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
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
肯相視取同體也則接詒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
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
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

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
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
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
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
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
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爲
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
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

則相返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靜聽
不言則以爲虛空抗爲高談則爲不遜遜讓不盡則
以爲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爲不薄歷發衆奇則以爲
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
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已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論以
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
材之常失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英爲文昌雄爲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

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不校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

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八觀第九

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

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亡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

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貪悍之性勝則強猛爲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夫觀其辭旨

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立也經緯立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立事獻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疎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燿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中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貌惟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昌昧無常及其動作蓋竝言辭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

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
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
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
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
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
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
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
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強慤則任名生焉集于端質則
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理至之多

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之似
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訐者似
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訐
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通者亦宕宕者
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
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許而不直者依也
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
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
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

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
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
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
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
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
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
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以
敬爲要道易以感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

虛爲道禮以敬爲本樂以愛爲主然則人情之質有
愛敬之誠則雖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
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
與愛心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
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
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
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惑夫人之情有六
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
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妬

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訕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汝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督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

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是故人駁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

機而欲人之順已以佯愛敬爲見異以偶邀會爲輕
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
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
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悞
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旣悅其直不
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
旣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悞
無以保其和旣悅其和不可非其悞悞也者和之徵
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旣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
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
短爲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
何謂觀其聰則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
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
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
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
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
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玄遠然後乃周是謂學
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圓覆

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合而俱用則明爲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僞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終

人物志卷下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微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

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而耳所聽采以多爲信是繆於察譽者也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質或疎善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已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已長以其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

也心小志小者拘慳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
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夫人材不同成有早
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
終無所成者有少令材遂爲舊器者四者之理不
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
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
畏懼廉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
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衆
人之察不慮其變是疑於早晚者也夫之情莫不趣
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損害之源在於非
失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已能明已足莫過同
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
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
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已足也
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已無害則序而不尚是
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讞能相下是
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而不能受人之訐蓋者
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務名者樂人

之進趨過人而不能出陵已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
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
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
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未人所處異
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
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
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
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瞻者求可稱而譽之
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
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
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並至歸非
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
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且有
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而有
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計而進有與之者
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
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
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失繆之由恒在

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
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
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爲不足或
以瑰姿爲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以巧飾爲真實是
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長度也苟不察其實
亦焉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
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
廣問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衆
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
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
爲衆智之雋也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然
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其尤彌
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
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根天下之根世有優劣是故衆
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已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
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輩士
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
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由是論之人

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儼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

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况小事乎
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邠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

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
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內勤已以自濟外謙讓
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
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
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並轡爭先而
不能相奪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
之途其別明矣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爲速
銳以處後爲留滯以下衆爲卑屈以躡等爲異傑以
讓敵爲迎辱以陵上爲高厲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
反也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搆敵難敵
難旣搆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
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疊也
必依託於事節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
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
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
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爲惑繆豈不甚哉然原其
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皆有內恕不足
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夫我薄而彼輕

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屈讐而爲友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閭之大訟小人不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郅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慎哉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以自修爲裒櫓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愆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實

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
險而與之訟是桀兇而攫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
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老子曰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
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
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已急
人一等急已急人二等急氏寬人三等凡此數者皆
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大
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
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之人求
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三損之爲益
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
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故
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君子誠能觀爭途之名險
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刻

文心雕龍序

序曰齊梁以上立言之士無慮數千家珠聯綺合玉振金聲彬彬焉鏘鏘焉於文雅之場矣夫世代所趨巧拙所指作者殊科擇源涇渭則澄濁易淆按轡路岐而康徑未顯自非子野

安能雅俗並陳乎。故知宏覽尚於體裁。銓品存乎明鏡。文心離龍之所以作也。文作於梁。通事舍人劉勰氏。勰東莞人。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小子之垂夢與。乃始論文以成。

此籍雖弘經之志未竟。庶乎聖典之英粦矣。史稱勰博雅君子。醞釀篇章。今讀其文。網羅古今。彌綸載籍。遡文體之自始。要辭流之所終。析其義於毫芒。精其法於聾聵。誠文章之奧區。聲音之律呂也。至其銓衡往哲。品論

羣言彰美指瑕曲極情狀昭昭乎化
工之肖形九原可作懲其月旦矣典
論之制徒擬夫七臣文賦之摘未窮
乎九變方斯何如哉今天下文教隆
盛海內操觚之士翕然同風人繫麟
鳳家寶隨和享弊帚於千金者亦寡

矣顧擬迹前脩存乎體要筌求是本
不異司南苦印傳之不廣博古者致
憾於斯予偶搜諸壁間如見良玉又
惡夫已而不人者也遂校梓布焉文
凡四十九篇合篇終序志一篇五十
篇釐爲十卷古歛余誨序

晉嘉靖癸
卯仲春朔
日

文心雕龍目錄

卷一

原道第一

下微之

徵聖

宗經

正緯

辨騷

卷二

明詩

文心雕龍

目錄

樂府

詮賦

頌讚

祝盟

卷三

銘箴

誄碑

哀弔

雜文

諧謔

卷四

史傳

諸子

論說

詔策

檄移

卷五

封禪

文心雕龍

目錄

二

文心雕龍
目錄
卷六

章表

奏啓

議對

書記

卷六

神思

體性

風骨

通變

定勢

卷七

情采

鎔裁

聲律

章句

麗辭

卷八

比興

文心雕龍

目錄

三

考飾

事類

練字

隱秀

卷九

指瑕

養氣

附會

總術

時序

卷十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第五十

目錄終

文心雕龍

目錄

四

文心雕龍卷一

梁 通事舍人 東莞劉勰著

張遂辰閱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

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
 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
 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鐃故形立則章
 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
 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
 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
 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廼河圖孕乎八卦洛書
 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暉遺事紀在
 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
 元首載歌旣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
 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勲德彌綸逮及商周
 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
 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副詩
 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
 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
 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立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

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
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
綸彛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
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
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廼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立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
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儆

徵聖第二

大作者曰聖迹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
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
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
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
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
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
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
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廼含章之玉牒秉文之
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

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
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
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
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
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
經春秋五例義旣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
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謀卓絕墻宇重

文作高

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易
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
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
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
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摘風
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
弘用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
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鵠以詳畧成文維
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遠矣尚書則

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
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繁深枝
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
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
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
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詩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
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
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
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

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
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
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楊子比雕玉以作器
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
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
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
文章奧府淵哉鏘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
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
也。但世質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
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譏歲粧、按經驗
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
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
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
理更繁、其僞二也。有命自天、廼稱符讖、而八十一篇

麻作麻

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
周以前、圖錄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
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擿、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
緯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廼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
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
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
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
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
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

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垂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糝其雕蔚。

辯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懣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鑄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
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
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
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浚波而得奇
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
獵其艷辭吟諷者啣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
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
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益錙毫

文心雕龍卷之一

文心雕龍卷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咏言聖謀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成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約
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
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
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
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
周文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
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
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
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

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
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
物怗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
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
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竝憐風月
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
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
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

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
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
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
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
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
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
山水方滋儻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
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
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
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
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度含其潤茂先
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
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
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
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
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
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舍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
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咏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
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
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
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
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

樂盲被律志感絲篴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
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大樂本心術故響浹
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
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
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
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
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
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
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

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
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垂俗其難也如此暨
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
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
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
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
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克
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
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

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
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
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
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
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
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
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
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
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

建士衡咸有佳篇竝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垂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竝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畧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摘文樹辭爲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薦之賦狐裘結言掙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

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臯朔已
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
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
行序志竝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端於唱序亦歸
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
按邢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
竝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
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
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

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
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
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
明綯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
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竝辭賦之
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
冲安仁策勛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
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原夫登高之皆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

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析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竝譟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

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
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竝作相繼於時
矣若夫子雲之表克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
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深淺不同
詳畧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
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
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
渠竝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
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

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
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未代之訛體
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
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
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
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
及益讚於禹伊陟贊於巫成竝颺言以明事嗟歎以
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
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

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伸治流
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
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
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
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述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
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勲業垂譚鏤影摘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
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紀徧羣神六宗旣禋三望咸秩日雨和風
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
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
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
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
立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
六事責躬則雩禱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祀之辭

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
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
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
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誦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
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瞶臨戰獲佑於觴
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
祝辭之組纒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
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倂子
毆疫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

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
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
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
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
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
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
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
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
班固之祀濠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

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預焉？若夫臧洪歆辭，氣絕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虞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慈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文心雕龍卷二終

文心雕龍

卷二

七

文心雕龍卷三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簋而招諫成湯盤
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
金人仲尼華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
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
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
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勲於景

鐘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郭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勤岳政暴而文澤亦有踈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鑊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畧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

白

在曰杵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劒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輦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

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傳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伐，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

歎雖非聲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潤畧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傳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竝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未

言言自陳其垂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雰杳冥始序致惑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奔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正麗牲未勒勲績而庸

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辭多枝維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

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顏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

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
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
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
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
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竝
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
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
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

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
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
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恆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
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
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
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
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
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
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

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
追而慰之竝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
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
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
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畧故辭
韻沉脆班彪蔡邕竝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竝
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
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
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
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
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
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
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
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

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摘艷首製七發腴辭
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
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澗業深綜述碎文瓊
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
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
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
廻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
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
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

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
而理疎庚啟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
矣原茲文之設廼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
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
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
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
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
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
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

義揆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於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嚙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瞻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詰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嚙若參鼎慕嚙之心於焉祇攬

諧譏第十五

于 于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
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譁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
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竝嗤
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蠃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
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譏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
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於說甘酒楚
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
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竝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
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

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鋪糟啜醢無
所匡正而詆嫚媒弄故其自稱爲賦廼亦俳也見視
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
會而發嘲調雖扑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
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
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
於盜削卯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
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譏者隱也遜辭
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胥井

春

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
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
濟身其次彌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
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
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
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
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
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街
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
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
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
詭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譌譬九流之有小
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
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
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之三

文心雕龍卷四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
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
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
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
被於誥誓。自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
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

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
 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
 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
 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
 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
 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
 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敘而弗
 敘故節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
 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

帝勸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
 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
 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
 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
 雅宏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
 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
 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
 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
 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寃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

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三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踈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踈濶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苟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畧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

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
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
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
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
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
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
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
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
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
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立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况
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
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
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
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
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
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
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

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平若乃尊賢隱諱固尼
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
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
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
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
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貴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
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
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貶
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
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
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
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
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
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

代

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
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又蠡起孟軻
膺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
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
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
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
辨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于暴秦烈火勢炎崑岡
而烟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晉思子政讎校於是
七畧芬菲流鱗卒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

至魏晉作者間出譚言兼存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
克稍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
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
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
若乃湯之問棘云蚊虻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
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
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
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
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

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

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達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土，而送

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丈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
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哲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
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
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
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
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
亂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
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
照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
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
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傳黜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
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聘周當路與尼

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竝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遠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排說，孔融孝廉，但

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究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襍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

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
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
謂式矣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
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
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
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
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
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
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卽斃於齊鑊蒯子幾

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婁護
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竝順風以讒勞
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
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竝煩情入
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
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
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
阻於榮身自非諂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

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
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入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
鬼神靡逐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
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

虞

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
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竝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
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
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部詔誥百官
制施救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
勅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
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竝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
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
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

策其出如綽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
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
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
選言弘典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
及制誥嚴助卽云朕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
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
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勅
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
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勅假手外

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禮
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
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
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
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
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
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
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
伐則聲有滄雷之威胥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

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遺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雅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宜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

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閭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攙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究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

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姦閹携養，章密太甚，發兵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檄，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竝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鞏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

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矣。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華，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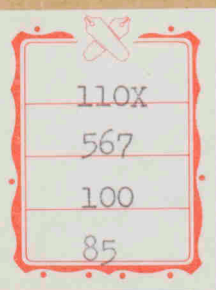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輦鑑吉凶、著龜成旅、推壓鯨鯢、
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文心雕龍卷之四

文化壬申七月廿三日讀

望之



110X

567

100

85